

儿童长篇小說卷



木青 WENJI 文集

MUQING

幼林里的墓碑
远方的星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木青 WENJI
MUQING 文集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第一章

“天亮了，快出来！”

在一片瓦砾场中间，一块大青砖动了一下，钻出个蓬头垢脸，只穿条小裤衩的男孩子，尖声拉气喊了一声。他两手攥拳，揉揉眊目糊，望那东边刚露出头的火红太阳，有些刺眼，微微眯缝着。一股裹着白糖似的甜丝丝的晨风，从被瓦砾压得东倒西歪的榆树丛中吹过来，令人觉得分外清爽。他大张开嘴，深深吸了一口，又呼地吐了出来，像要把窝在肚子里的污秽空气一下子吐尽。这孩子，约有十五六岁，左眉梢有道伤疤，满是油泥的椭圆脸上，只有一双不算大的眼睛异常清亮。

“陈喜，快拽我一把！”

从他刚爬上来的那个小洞口里，又钻出个脑袋，大耳、大眼、大嘴，活像庙里的泥菩萨，由于肩膀宽，洞口小，身子往外挤挺困难。

“小牯子，就你笨！”

陈喜踏着砖头瓦块，三蹦两跳来到洞口，伸手刚要拽，又缩了回来，“嘻嘻”笑着，用黑脚丫子点呼挤在洞口的小

牯子的脸和嘴：“你咬，你咬！”说着，两条腿调换着跨脑袋：“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”

“我儿，跨你爹有罪，等我上去搯你！”

“那你就别上来啦！”陈喜继续跨着，尖笑声给这死寂空荡的瓦砾场增添了一些活气氛。

小牯子赌气挤出肩膀，腾出两只胳膊，撑着洞沿儿，十分吃力地爬了上来。这是个比陈喜壮实得多的半大小子，岁数和个头倒还相仿。陈喜以为小牯子要追打他，轻巧地跳出圈儿外，撒丫子就跑：“叫你追，叫你追！”

小牯子没理会，转过身，单腿跪下，冲洞口喊：“小豆子，狗剩儿，快上来！”把手伸下去，很快拽上个顶多不过十二三岁的小嘎儿，圆圆的脑瓜儿像刺猬，一对眼睛滴溜溜转，跟玻璃球差不多，不用说，这个叫小豆子；接着，又把跟小豆子一般大小，长瓜脸儿，鼻子下抹了两道黑鼻涕糊的狗剩儿拽了上来。然后，挪动一大块青砖，把洞口堵上。

太阳像个大红火球，不声不响地爬上树顶，映得天地红堂堂。两只家雀在墨绿的树叶间追逐嬉闹，吱吱喳喳，一直追到蔚蓝的天空，又向北边城里飞去。这左近静极了，静得除了鸟雀和虫子的叫声外，再没别的声响。一个月前，八路军打进这个北方大城松江市。随着日本鬼子的无条件投降，坐落在南郊，为祭奠鬼子亡灵的“忠灵塔”也被轰毁了，形成大片瓦砾场。陈喜他们四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，从瓦砾中发现一个洞口，下去一看，竟是个从未见过的漂亮得连做梦也不会梦见的“宫殿”。他们私下约定，谁也不告诉，每天擦黑后下去，一早钻出来。

近来，白天他们有了营生干，正给一个什么老板往乡下运货，虽说每天累得精疲力竭，但价码很高，推一带车子半

块现大洋。这桩大方得惊人的美差事，是教他们武艺的九条龙师傅揽来的。日子总算比一个月前好过了些。

小豆子爬上洞口，习惯地先望望城里最高楼顶上那鲜亮的、迎风飘展的大红旗，旗下面那座楼，原是日本人的警察署，现在归了八路军，叫“松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”。不知怎么，这一阵子，在他只知苦不知甜的幼小心灵里，逐渐生出一种担心：怕那面大红旗突然被什么人拔走。究竟那面大红旗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好处，或拔掉那面大红旗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坏处，他一时也说不清楚，反正觉得现在比以前强。

他指着远处飘飘呼呼的红旗，招呼向前走去的小牯子：

“大哥，你看，那面旗还在！”

憨实的小牯子，一手领着不爱说话的狗剩儿，回过头来说：

“我看见了！快走，晚了又得挨揍！”

小豆子光着脚，在高低不平的砖瓦上小心地走着。天气开始凉了，冷丁从洞里出来，些微有点打颤，不过这对冬天也不过披个麻袋片儿的小要饭的来说，已经习以为常了。他顺手拉块涂着金黄颜色的砖头，用手摸摸，怪光滑的，再用指甲抠抠，特硬，连个印儿也划不出来。他想起来了，这是起先“忠灵塔”上刻的金字。哈！一个月前，这“忠灵塔”好神气，“满洲国”人，不对，中国人离老远就得弯腰。连正眼看一下都不行，现在可好，炸得稀烂，连“忠灵塔”三个金字也踩在了脚底下，真是变了，变得太厉害了。……

小豆子正这么想着，灵巧得像只猴子似的陈喜，跑了过来，一把拉过他的手：

“你咋还磨蹭，明儿把你扔下！”

小豆子仰起脖儿，把手里涂着金色的砖头递给陈喜：

“喜子，你说这上真有金子吗？”

“有个屁！”陈喜抓过砖头，撇出老远，拽着小豆子去追赶小牮子、狗剩儿。

走出瓦砾场，是片毛茸茸的草坪，过草坪向东，是原先鬼子的南大营，这会儿也叫八路军的炮弹炸得东倒西歪，豁牙露齿了，瞅上去有些瘆人。他们顺草坪往西拐，西边有片树林子，白天进去都黑糊糊的，地上，树干上，尽是深绿色、摸上去有些发粘的苔藓。林中有个小湖，湖水黑蓝黑蓝，据说多少百年前就有这湖，从来没干过，不管打出多少桶水也不见少。日本人曾架上抽水机往外抽，用这水浇灌临近的草坪和花坛，可是，湖水老是浮溜浮溜满着跟一点没抽出来一样。老辈人说，这湖底下有个龙嘴，和东海连着，一万年也干不了。穿过树林向北，很快来到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土道，这是松江市西郊惟一一连接城乡的大土道。土道这头，也就是西城不远，原是一座十分漂亮的日本神社，鬼子在这儿定期向日本天昭大神朝拜。四周是水磨石矮墙，东侧并排有三个小角门，与一般公园不许车辆通行、只能通过一个人的那种小角门一样。院内正中，矗立一座二层小洋楼，水泥结构，清堂瓦舍，特别明亮。门前，是个菱形大花坛，用鸡冠花、茛苳草之类摆成各种图案。大花坛周围还有小花坛，瞧上去花团锦簇，甚好看。这中间还穿插着砖铺的甬道，甬道两边是修整得齐刷刷的榆树丛。小楼西侧，孤零零立着几座尖顶小木房，像几个披着头巾，忧郁、阴森的老太婆立在那儿，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。现在，这儿已被八路军接管，把神社那套神龛神像扫除一尽，挂起了“松江市革命烈军属保育院”的牌子。

由于这块儿地势高，多年来又神秘莫测，禁绝中国人靠前，因此形成与世隔绝的局面，眼下虽说换了天地，但人们旧有的心理状态却不容易改变。

南边岗下，也就是紧靠土道旁，有一溜儿四间平房，这跟上边的“仙境”恰成鲜明对照。里边住着些为日本人侍弄花木的“博役”^①，现在大部分人仍然留用，由军管会开付工钱。

这一连几天，陈喜他们四个必得经过这儿去接车，每次都以其极其羡慕的眼光望望矮墙上早操的孩子们。有一回，小豆子捅捅陈喜，咂着嘴说：“咱们啥时候也能像他们那样美气就好了！”陈喜心里虽也这样想的，嘴角却使劲撇着说：“你眼馋啦？哼，我可不，当个甩手自在王多好，天老大，我老二！”说着，拣起一块石头，照保育院孩子撇去，“去你妈的，别臭美！”就势把一个孩子打哭了！里边有人说：“这是野孩子，别理他们！”陈喜大声骂：“放你妈的屁，你才是野孩子呢，我是二天王，专管你们，不服出来摔一跤。谁赢管谁叫爹！”里边孩子乱哄哄地喊叫，要不是一个女老师拉劝，真备不住打起来。那女老师走过来，对陈喜和和气气地说，“小弟弟，不要打架，要讲团结，你们都是无产阶级嘛！”陈喜歪头望望那位女老师，尽管对“团结”，“无产阶级”这样新词儿还不懂得，但有一点他清楚，这话里没有坏意思。搁那儿，他不再往里头撇石头了，不过并没因此消除对保育院的敌意，包括小牯子、小豆子、狗剩儿在内，都还怀着一种难以觉察的恨劲。事情是这样引起的：每天他们经过岗下平房时，总要从门洞里蹿出四条串种大狼狗咬他们，

^① 日本人管勤杂工人叫“博役”，这里指花匠。

不管他们怎么喊“主人看狗”，主人也不出来，甚至有回里头一个人瞪眼看着狗咬，也不吱声。陈喜和小牯子暗暗发狠：等着瞧，早晚得把你的狗给整死！

昨儿早，他们终于采取了行动，把好些小钢针插在烧得喷香的家雀身上，等狗出来咬，便甩了出去，其中一条“四眼儿”狼狗“唬”地抢在嘴里，就势扎烂了嘴里子，疼得吱哇乱叫。直到晚上他们推完车回来，那狗还在门口打滚儿叫唤。小豆子看着，非常解气，跺脚吐唾沫：“该，该！再叫你坏！”

这会儿，他们又经过岗下平房，陈喜故意唱唱咧咧，看狗还厉害不。不料，光听到几声单调的“汪汪”声，却没见出来。细一看，三条狗全拴上了铁链子，唯独少了那条“四眼儿”。

小豆子说：“准是疼死了！”

小牯子说：“再不，叫唤得太厉害，主人杀了吃肉了。”

不管什么原因吧，反正以后经过岗下平房，再不用担心狗出来咬人了。

他们四个像散兵，在满是车辙沟儿的土道上离离拉拉往西走。陈喜走道没形儿，左右乱晃，跟喝醉了酒差不多，嘴上吹着流行小调儿，眼角还一个劲儿挑逗小牯子。小牯子不爱吱声，反应也像有些迟钝，敞着坎肩怀儿，黑得像挂鳞似的肚囊子腆腆着，有时陈喜把他逗急了，才冷不防伸腿儿下个绊子。他俩身后，各跟一个兵，这也和性情有关系，爱动的小豆子，喜欢陈喜，老实的狗剩儿，喜欢小牯子。别看他们年龄、性情各不同，彼此也断不了撩骚，逗闷子，可从没红过脸，也从没给谁使过坏；这好像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准则了；谁要那样，就等于自动退出去，谁也不理他。相反，

要是别人欺负了他们其中的一个，那他们全都会扑上去，即或玩儿命，也在所不惜！

走了不长时间，右前方出现一片小树林，小牝子四下瞅瞅，没人，赶紧拉狗剩儿蹿进去，里头明打明的摆着两辆装满草袋包的带车子，跟前没人，就像没主儿一般。狗剩儿从草袋包上拿起早就拴好了的拉绳，搭在肩上，小牝子在后攥住车把，用肚子猛一顶，车子起动了，两人先上了路。继后，陈喜和小豆子也推着另一辆车跟上来，这车死沉沉沉的，简直就像一块铁疙瘩，拉不多远，就累得噓呼带喘。至于上边装的啥，他们压根儿不知道。因为当初九条龙师傅有言在先：一，接货，交货，两头不见人，不许停留寻主；二，车上拉的啥不许打听，不许偷看。若是违反以上两条，不仅不给钱，而且打死活该。

太阳升得老高了，路上行人仍很少。这时节还是采山货的旺季。山里的山梨、山葡萄、狗枣子、榛子、猴头蘑菇、金针木耳……还有名贵的药材：人参、桔梗、地龙骨、八卦牛等，应有尽有；至于天上飞的，地上走的，飞禽走兽之类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庄稼人哪有工夫进城啊！因此，眼下在这通往山里的大土道上，不要说一清早，就是大天白日，行人也是稀稀拉拉，很长时间见不着一个人。

走过西头葫芦崴子^①木桥，前边出现一片开阔地，道南是片黑绿色的豆子地，道北是快要罢园的香瓜地，再往西，便是黑黑黝黝的歪把山了，那里正闹胡子^②，一般人不敢去。

① 河湾。

② 指土匪。

刚病好的狗剩儿，本来身上就够虚弱的，再加拉这么重的车，早就浑身透汗，两条腿打颤儿了。小牯子心疼狗剩儿，说：

“狗剩儿，把绳子扔车上，我一个人推！”

“不！你推不动！”

“什么不，别等我……搯你！”

狗剩儿停下，用胳膊抹抹脸上汗，蔫儿蔫儿的瞅瞅小牯子，有气无力、又带几分哀求地叫道：

“哥……”

小牯子走到前边，脱下破坎肩，给狗剩儿穿上，替他擦擦脑门儿上的汗：

“别拉啦，听见没？在后头跟着。”

“你也……”狗剩儿望着小牯子脑门儿满是细密的汗珠，想说什么。

“别说了，看我搯你！”

别看小牯子总说“搯你，搯你”，可他一次也没搯过狗剩儿，这点狗剩儿最明白，无非是为了加重语气，让对方别拧着自己的意思罢了。这小牯子真是头犟牛。

狗剩儿把绳子甩到身后，攥着不放，小牯子硬是抢过来，扔在车上。

狗剩儿又叫了一声：

“哥……”

这狗剩儿，原本跟爹娘从山东老家逃难来的，两个月前在城里要饭，皆因染上伤寒病，爹娘双双死在阴沟里，被警察狗子用铁钩子搭上垃圾车，拉走了。狗剩儿哭得满地打滚，非要跟爹娘一起去不可。当时小牯子正好看，双手抱起来，好不容易才哄住。搁那儿，小牯子宁肯自己饿着，也

要把要来的一点吃食让给狗剩儿，并且和陈喜、小豆子一起，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掏弄点药，给狗剩儿吃上，治好了伤寒病。

小牯子担心狗剩儿又犯病，忙用手摸摸他的脑门儿，还好，不热，问：

“狗剩儿，你饿了？”

狗剩儿刚把头一点，又连连晃晃头：

“不，不饿！……”

小牯子不傻，叫住赶上来的陈喜：

“站下，我饿了，弄点啥吃的！”

陈喜那带疤的左眉挑了挑，现出一副滑稽相：

“我说少爷，山珍海味弄不来，挺着点儿吧。”

小牯子踢陈喜屁股一脚，用眼神儿指指狗剩儿。陈喜立刻明白了，连说：“有！有！”抬胳膊指向前边快罢园的瓜地，“我去看看，兴许还有。狗剩儿，你等着！”说着要去。小牯子一把拉住，说：

“咱把车推到前边藏起来，别叫看瓜老头把车抢去。”

“大哥言之有理！”陈喜双手抱拳，推车便走。这个家伙，天生乐天派。就是死难临头，也不会说一句泄气话，因为常钻戏台底下听戏，听大鼓相声，学了一口文白相间的嘎话，再加上常在街面上逛，流氓地痞的一套，也学得满滑腾。说来，他也是个苦瓜子，家住离歪把山不远的榆树屯，前二年，林场把头曹光旦逼他爹大风天伐木，结果被两搂粗的红松砸成肉饼。不久，曹光旦见他妈长的俊，硬逼他妈作小，他妈不从，半夜上了吊，临终嘱咐儿子一定要活下去，别断了陈家香火。陈喜虽埋着仇恨活下去，却自小看透了人间不平，决心做个甩手自在王，活一天玩一天。

两辆带车推到山根儿石硷子后，陈喜用嘴努努瓜地当间儿的看瓜窝棚说：

“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先去看看老头干啥，完了再下手。”

小牯子知道陈喜灵巧，办这事最合适，但多少有点担心，嘱咐道：

“你可小心，别叫镰刀砍着。”

陈喜把嘴一撇，像说：“这点勾当，手拿把掐！”哧楞一声，蹿了出去。

地里的露水很密，踏上去，两腿全是水。虽说瓜地快罢园了，但细看去，在深绿色的叶子下，或不算干巴的蔓子下，还挂着不少香瓜。人说“歪瓜裂枣”最甜，这一阵子又旱，水气不大，一准好吃。陈喜猫着腰，绕到瓜窝棚后，轻如松鼠，很快到了窝棚跟前。他侧耳听听，听里头有人没。可他这耳朵刚往秫秸扎的窝棚墙一凑，立时一激冷。只听里头在喝酒画拳：“哥俩好哇，五魁手哇，全来了哇……”他纳闷儿，这是谁在喝酒？看瓜的穷老头子哪来这么大兴致？为了看个究竟，他贴秫秸墙往门口挪了挪，顺掉泥的墙缝儿往里一瞧，不禁又是一愣，原来喝酒的两人，有一个竟是教他们武艺的九条龙师傅：酱块子头，眼睛、嘴像方木头上点仨黑点儿；敞着怀，胸脯和胳膊上印着九条龙，跟江湖上卖艺的一般，据说是搁香火点的，一辈子也掉不了；那身上的肉，一疙瘩一块的。陈喜和他的伙伴儿一向怕这师傅，因为把师傅惹翻了，不打半死也好不了。不过自打八路军进城，这九条龙很少在街面上露头，也很少教他们拳脚，而且见面儿说话也比以前和气了，再没打过他们。其实，这师傅也没教过他们什么真本事，除了传授些偷摸的招数，再就是如何

越墙逃跑。起心眼儿说，他们对这位师傅非但不尊不敬，还有点恨。这一二年，他可算把他们搜刮苦了。陈喜心里画魂儿：这九条龙咋跑这儿来啦？冲啥一早喝大酒？他心里想着，眼睛却继续撒目，但见两人身边各撂一把张着大机头的匣子枪。他心说，我的妈，这不是胡子吗？陈喜转身刚要走，忽听墙那边还有勺子碰锅的动静，为了看个仔细，他决心再冒一次风险，探着步，一点一点挪到墙角，用一只眼，贴边儿瞅了瞅，不料又是一惊，那曾经害死他爹妈的大把头曹光旦，晃着锃亮的秃脑袋，撸胳膊绾袖，正在用勺子豁拉锅里的饺子。他糊涂了，这倒是咋码事呀？那看瓜的老头儿哪儿去了？这仨扒拉杆子打不着的人咋凑这儿又吃又喝？渐渐，他产生了一种急于报仇的心理。自爹妈死后，他就暗暗发过誓：一定找机会宰了曹光旦，要不就不是爹妈养的！今几个仇人相见，说啥也不能放过。可怎么下手呢？窝棚里还有俩拿枪的，弄不好干等送死。再说，狗剩儿病刚好，饿得不行，正等他弄点吃的。想了一归遭，还是先吃饱了再说。这时，他一双机灵的眼睛盯上了那锅快煮熟的饺子，心想，这要是捞出来给狗剩儿吃多好，又经饿又保养身子！他脑筋一转，来了章程，悄悄退走，回到小牯子身边：

“该着狗剩儿有福气，一会儿吃饺子！”陈喜兴冲冲地说。

“说正经的！”小牯子顶他一句。

陈喜挤挤眼儿，现出一副神秘狡黠的面孔，搂着狗剩儿、小豆子脖子，探着头，将方才见到的情形说了一遍。

“不行，不行。”小豆子为难了，“别叫人家抓住。”

“去你的，胆小不得将军做！”陈喜眨着发亮的眼睛，说出如何把饺子捞来的办法。小牯子想想说。

“中，见不好你就蹶回来！”

商量一定，陈喜带小豆子，往瓜窝棚摸去，小牯子和狗剩儿奔了瓜地。

突然，小牯子和狗剩儿跟头把式边跑边喊：

“不好啦——八路军来啦，八路军来啦——”两人很快钻进了树林。

这喊声，惊动了正在窝棚里喝酒的胡子，各自抓起枪，撒丫子钻进了不远的高粱地。曹光旦扔下勺子，正准备躲藏，陈喜顺手抓起酒瓶，从后头蹿了出来，照曹光旦后脑勺“咔嚓”就是一下，大把头像块门板，连声也没来得及吭，直溜溜倒了下去。趁这工夫，小豆子操起箢篱，三下两下把锅里的饺子全捞进了盆里，回手又抓起桌上的烧鸡，两手端着，猫腰紧跑了回来。陈喜殿后，一面留神四周，一面退到树林。

瓜窝棚左近，又恢复了平静，一只大蝈蝈在瓜地里单调地叫着，那“吱——吱——”的长音，传得很远很远。

躲进高粱地的九条龙和另一个长对儿金鱼眼睛的家伙，已瞥见了陈喜小豆子的所作所为，把枪掖在衣襟底下，快步走了出来，扶起大把头，连摇带唤：“嗨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”

曹光旦慢慢睁开两只发直的眼睛：

“八路走啦！”

“妈了个巴子的！”九条龙“呸”地吐口唾沫，“什么他妈八路，是那四个送货的穷崽子干的！等我去收拾他们！”

“啊？是穷崽子？……”曹光旦晃晃脑袋，又瘫软下去。

陈喜他们四个怎知道，这些天他们所运的，根本不是什么货，而是胡子急需的军火。

每天清早，胡子神不知鬼不觉的将两带车子军火偷偷推

到岗下平房前边的树林里，然后藏到暗处，监视陈喜他们把车推过一段很长的，容易被人发现的危险路程，一直到歪把山下为止。这便是九条龙规定的“接货、交货，两头不见人，不许停留寻主”的本意。胡子算计，即或路上被八路军发现，也找不到他们的人，顶多损失两车军火，至于四个孩子会受到什么样的追究，甚至死活，他们根本不去理会。满大供出九条龙，可到那时，怕连九条龙的毛儿也抓不到了。一路之上，胡子不断设暗卡子观察，一旦出现什么事，他们立刻会瞅见。当然这一切陈喜、小牯子是一点儿也不知道的。今儿个，设在瓜窝棚的暗卡子恰恰是九条龙和金鱼眼睛，大把头本是埋在附近榆树屯的“眼线”^①，今儿为和俩同伙欢聚，特意把看瓜老头打发走，带着酒肉、饺子，到此一面观察，一面“乐呵”。不料，这情形意外地被陈喜发现，闹出这起事。

① 观察八路军踪迹的暗探。

第二章

在九条龙和金鱼眼睛咬牙切齿去找陈喜他们算账的时候，高粱地一阵哗哗响，又钻出个破衣罗索的半大小子，细高个头，看上去有十七八岁的样子，团团脸儿，两道黑眉微微挑起，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，自来带股子精明气。他走路特别的轻快，好像只那么几步，就到了窝棚前，仔细端详一番挺在地上的大把头曹光旦，又看看窝棚里的简单摆设。正这阵儿，曹光旦睁开了眼，惊疑地盯着这个从未见过的要饭花子，勉强支起身子：

“干啥？动枪啊？我毙了你！”

“掌柜的，”那半大小子操着外地口音说：“我是过路的，实在饿得不行，行行好，帮点吃的吧。”

曹光旦后脑勺钻心的疼，整个脑袋浑浆浆的，像悬了空。他本来就恨死了这帮要饭花子，趁这当儿又来撩他，气更不打一处来，哼哼叽叽骂道。

“去你妈的吧，我有饭喂狗也不给你们这帮混犊子！”

“欸，你不给就算了，凭啥骂人！”

“骂你是好的，咋的，还想支棱毛儿哇？”

“你这人好不识相，将来不得好死！”半大小子把手一甩，撇撇嘴走了。

曹光旦两手支地喘大气：“真反天了，真反天了，臭要饭的也成了气候！……哎哟！”他脑袋一阵昏眩，又躺在了地上。

九条龙和金鱼眼睛捉摸半天，才在石砬子背后找到陈喜他们。为了不暴露身份，也为了提防八路军盯梢，九条龙在暗处放哨，叫金鱼眼睛前去收拾，并商定，只打死陈喜，吓吓其他三个，尾后不再老实，一起打死不迟。

四个流浪少年把饺子烧鸡吃个精光，抹抹嘴巴，正要起身拉车，金鱼眼睛提枪闪进了石砬子，阴冷地扫视一圈儿，嘴丫子裂到了耳根子，尖声拉气道：

“吃饱啦？这回叫你们做个撑死鬼！”说着，一把掠过陈喜，把王八盒子枪嘴直顶着陈喜脑瓜门儿：“你好大胆子，抢了吃的不说，还打大把头一棒子，今儿个我让你到阎王爷那儿勾账！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就举起了枪把，往陈喜头顶上一磕，陈喜立刻摊软下去。小牯子见势，像老虎一般扑上去，和金鱼眼睛厮打起来，小豆子、狗剩儿也不怠慢，同时上手，直打得金鱼眼睛背靠石壁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，两手左右划拉：“好哇，你们都吃了熊心豹子胆，一准勾上了八路，杂种馅儿的，老子让你们一块过‘封都城’^①去！”他把枪端平，刚要接火，突然，一个人影以出奇的快速，噌地蹿上石砬子。这人正是那个要饭的半大小子。他简直就跟从天上掉下来一般，大声喝道：

① 传说的地狱城。